

從青春版到校園版《牡丹亭》 崑曲之美生根發芽

為慶祝香港中文大學成立五十五周年及北京大學成立一百二十周年，中大將聯合北大崑曲傳承與研究中心於12月2日下午2時在中大邵逸夫堂帶來校園版《牡丹亭》京港聯合匯演。作為此次演出的策劃人，白先勇與記者們回顧起從當年青春版《牡丹亭》一路走來的崑曲推廣，無數難忘時光閃過眼前。

這其中的每一個人，從費盡心血希望振興崑曲的推廣者，到深受吸引而漸漸靠近崑曲的學生觀眾，每個人對崑曲，不正也似《牡丹亭》中的那句：「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圖：北京大學崑曲傳承與研究中心提供

2004年，青春版《牡丹亭》在台北首演，之後熱潮一路席捲到海峽兩岸暨香港。至今14年過去，演出已逾300場，累計觀眾人次超過50萬。「我現在敢這麼說，青春版的《牡丹亭》，可以說是啟動了崑曲的復興運動。」白先勇笑着說。這個結合了海峽兩岸暨香港文化界的精英分子、戲曲大師、商界企業家的文化工程，使得華人世界對崑曲重新認識，也讓無數的年輕觀眾重新在400年前的中國藝術中找到了迷人的親切感。

以美與情吸引年輕觀眾

白先勇說，演一齣崑曲，於他，如同是做一個「展覽」，將傳統中失落的精緻與美呈現人前；而打造青春版的《牡丹亭》，則更是希望藉由這一場美的展示，將老藝術家們瀕臨失傳的崑曲藝術傳承下去，也把對傳統文化疏離已久的年輕人們重新拉回來。「民國時候的老北京，大學生是常常會去看戲的，不光是京戲，老北大的蔡元培校長就還帶着學生去看崑曲，那個時候有這個傳統。那個時候北京的學生對中國戲曲很有興趣，後來歷史原因，完全停掉了。對於年輕人來說，是疏離了，這個現象蠻教人愛心的。華人世界的青年對我們的傳統文化產生了疏離感，不親近了。」

在這種憂心下所製作的青春版《牡丹亭》，請來汪世瑜與張繼青兩位崑曲大師，對蘇州崑劇院的青年演員俞玖林與沈丰英進行魔鬼訓練，打磨了近一年時間，再結合兩岸三地一流的舞台人才與製作團隊，呈現給觀眾的，是一場典雅精細、迂迴婉轉的青春之夢。

三天，九個小時，年輕觀眾們坐在劇場中靜靜經歷一場400年前的愛情夢幻，目不轉睛。「崑曲我給它兩個字——美與



三位中大校友：（左起）張靜文、袁學慧、鄒焯茵，參與校園版《牡丹亭》的演出。

情。崑曲是以最美的形式表現中國最深刻的感情。崑曲的形式美，在表演藝術上是美學最高的。而它表現的是中國的感情。中國的這個『情』是很奇怪的。我在美國教《紅樓夢》，要用到翻譯，《紅樓夢》裡面很多的『情』字，麻煩了，我在英文裡面找不到完全的對應。Love, feeling……都不對。我們中國的『情』好像很深，好像是原始宇宙間的一種動力。而這，就在《牡丹亭》中表現出來了。男女主角愛得死去活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他們常常把它和羅密歐和朱麗葉相比，但羅密死了回不來了，我們中國人死了還要活過來繼續談戀愛。」白先勇笑着說，這「美」

與「情」，正是吸引年輕觀眾的地方。

崑曲進校園

白先勇也就此為自己定下原則——不是打造純商業演出的崑曲表演，而是要讓崑曲進校園，鎖定大學生作為主要觀眾。隨後數年內青春版《牡丹亭》的各地巡演，有超過一半的場次是在校園中演出。「如果一直演，只是娛樂演出，但進了校園就不同，有文化意義、教育意義，也有學術上的定位。當時演出要去中國內地時，我就想，中國有那麼多的大學生，如果可以抓到百分之十或者百分之五的大學生變成崑曲觀眾，那就不得了！」

2004年，青春版《牡丹亭》開始進入內地校園。第一場是在蘇州大學的存菊堂，這個建於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大禮堂設備簡陋，椅子還是翻起的木板椅，一起身嘩啦響。團隊精心設計的舞美燈光全派不上用場，全靠演員的表演撐滿全場。但這相對原始的一場演出仍是迅速爆滿，不只是蘇大的學生，從南京、杭州、上海趕來的學生把禮堂的走道都擠滿了。之後在不同大學的演出，一票難求的場面重複上演，而2005年在北大百年紀念堂的演出成為決定性的一場演出，由此，青春版《牡丹亭》所掀起的崑曲熱潮從北大這一中心學府不斷向外輻射。崑曲所蘊含的傳統文化的力量有形無形地觸動了中國年輕人的心，竟如蝴蝶效應般，由觀劇時一點莫名的漣漪震盪出狂熱的波濤。白先勇還記得當時去南開大學，熱情的學生差點把門口擠爆，校方不得不出動整隊保安來維持秩序，「我去了就被圍住要簽名，後來等不了的人還拿節目單敲我的頭，最後要四個壯漢把我抬起來到後台溜走！」這無疑給他打了一針強心針——「崑曲進校園」的策略是正確的。



校園版《牡丹亭》之〈回生〉

「21世紀的青年、知識分子、大學生，為什麼對四百年前的戲如此狂熱？」白先勇也曾問過自己。「我想，timing是很重要的。文革後差不多三十年，中國的經濟條件起來了，下一步就是關注文化建設。那個時候的中國大學生，受了很好的教育了，總會想，作為中國的一分子，對文化的認同是什麼？俄國人有芭蕾舞，英國有莎士比亞，意大利人對他們的歌劇自豪。那中國呢？我們也有很燦爛的傳統，但是好像19世紀衰落後，打散了，20世紀內憂外患，也沒有振興起來。我們對文化的認同是破碎的。多少年來，有一個世紀吧，發言權是被西方文化拿去了，他們說了算，他們說好就好，唯他們馬首是瞻，不管是表演藝術、電影，還是文學……19、20世紀，我們的文化出於弱勢，我們每個人的心底，我想都是不服氣的。而崑曲，結合了文學舞蹈美術戲曲，是綜合的藝術，它美的形式，對中國式的感情的表達，讓我們覺得，原來自己的文化有那麼好。」

學生踏台板

2009年，北大開設崑曲傳承與研究中



敢
觀

文：閻一浩
本欄由本地知名評論人閻一浩與梁偉詩輪流執筆，帶來關於舞台的熱辣酷評。

創作、保存與連結 ——「2018台灣舞蹈平台」講座我見

十一月初到了高雄，參加了兩年一度，今年第二屆的「台灣舞蹈平台」，本屆以「亞洲製造？」為策劃主題。細看節目，演出環節十三個作品中，十一個為亞洲編創人員的作品，還有戶外放映，不同的舞蹈及書寫工作坊和公開講座。三個公開講座分別從創作、保存傳統及建立網絡為主題，反映了主辦者、剛開幕的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衛武營）當代舞蹈藝術發展的觸覺及視野。

舞蹈構作的作用及位置

雖然在戲劇創作中，戲劇構作這種工已有一定歷史，但在舞蹈創作中，這還是新興的概念和位置，在香港也是過去幾年才開始有舞蹈構作這概念和討論。如何實踐及具體作用或工作為何，不論編舞或業界其實仍不太清楚。這次衛武營的公開講座《揭開亞洲當代舞蹈構作的面紗》雖然強調了亞洲，但主講的「亞洲戲劇構作網絡」創辦人林孝賢觸及的概念或定義，其實是國際共通的。這個講座結合了講解及模擬練習。林孝賢條理清晰地說明「戲劇構作」這工作範疇(dramaturgy)與職位(dramaturg)的分別——前者是關於編舞如何建構作品，創作時該當思考的東西，後者是一個協助編舞理解/處理上述問題的人。

儘管他擔任了舞蹈（戲劇）構作這職位多年，但林孝賢不諱言有沒有舞蹈構作這崗位的人並不重要，「構作」這工作

依然存在，只是可能由他人如創作者、監製等負責。他提及許多人（如委約創作的藝術機構）常誤解了舞蹈構作的作用。他指出，「舞蹈構作不是來解決創作人的問題，他們不是與編舞『聯合創作』，也不是來修正作品」。舞蹈構作是為編舞提供「另一雙眼」，在創作過程中去協助創作人思考及作決定。

記得八月底在德國國際舞蹈博覽會中相關題目講座中，兩位從事舞蹈構作的講者也提出相近的看法。另一點兩次講座講者均提及的是「信任」，編舞與舞蹈構作要能彼此信任，舞蹈構作才能發揮作用。因此，若非早已認識，編舞與舞蹈構作應要溝通清楚才好開始合作。

為了闡明舞蹈構作的工作，林孝賢設計了模擬練習：參與者分成兩組，各自利用講座空間創作了一個短篇，然後「演出」，他就根據所見的發問，每個問題都讓編創的一組思考每個選擇背後的含意。這練習讓參加者對舞蹈構作這職位的工作有多了解。而整個講座對創作人或者有意從事戲劇構作的人都相當有啟發性。

身體是座圖書館

在創作以外，大家近年也關注傳統如何承傳下去，文化背景各異的不同亞洲地區的舞蹈傳統如何影響着今天國際舞蹈潮流的發展，以至最微小，但也是最基本的——我們的身體如何記載自身的記憶。

這次台灣舞蹈平台其中一個公開講座，便是由衛武營節目組國際事務組組長張欣怡主持的《我的身體是一座圖書館》，講者包括在這次「台灣舞蹈平台」有演出的旅澳日本舞踊家藤村隆一、旅居日本的印尼舞踊家里安多，以及沒有參與這次台灣舞蹈平台演出，但我們曾到訪的蒂摩爾古薪舞團之編舞巴魯·瑪迪霖。

儘管三人對身體作為圖書館這個題目其實沒說得很多，但三位舞蹈家與在場的觀眾分享其習舞的過程，從自身經歷出發，已叫人看到身體如何默默地記下了傳統文化，如何承傳着所學與自身的歷史。蒂摩爾古薪舞團編舞巴魯·瑪迪霖在台北學舞，最後決定回鄉，與姐姐創辦舞團，以身體承傳排灣族的舞蹈傳統。他們不是請求族裔內的承傳，所以舞團中也有非排灣族的舞者，他們希望透過舞蹈的身體，將部族藝術的精髓保留，從其新作《Calisi·斜坡上的婚禮》的選段可見，瑪迪霖將一些排灣族的文化傳統化成功作元素，融入作品之中。

另一位印尼傳統舞蹈「凌雅」（Lengger）舞者里安多，則希望透過身體去呈現這種跨性別舞蹈的特質。「凌雅」傳統只有男舞者，由男性作女性打扮演出，當中對性別的看法也相當特別，認為人有男、女、女男、男女及包括以上四性的第五性，性別可以流動。由於這種在鄉里間流傳的傳統日漸消失，在日本及歐洲發展的里安多每年都回鄉辦舞蹈節，讓一些年

長或已退休的「凌雅」舞者繼續跳舞，希望傳統繼續。而他自己也將「凌雅」舞蹈的元素，用於作品中，希望將這傳統舞蹈的特質，介紹給不同地方的觀眾。

另一位舞蹈家藤村隆一的情況有點不同，他不用背負什麼傳統，但他的身體記載了他與舞蹈的關係，如何在成年以後跟舞蹈真正結緣。當中許多的故事，許多非修讀舞蹈出身的舞蹈家會有共鳴。

網絡連結的重要

創作、保存，如何讓作品接觸不同地區的人士，就要靠建立網絡，讓人家有機會認識自己。香港近年積極支持舞蹈家出外，便是例子。但在當今國際文化交流頻繁，而文化預算緊縮的大氣候下，成立網絡、互通訊息、整合資源其實相當重要，在衛武營行銷經理洪凱西主持的《亞洲當代舞蹈網絡及東南亞舞蹈編創者群像》講座中，亞洲當代舞蹈網絡(AND+)的核心成員，香港演藝學院舞蹈學院院長陳頌英及亞歐獨立製作人Jala Adolphus便介紹了在今年五月成立的亞洲當代舞蹈網絡，希望連結亞洲區內不同的舞蹈場地或組織，再與歐美不同地區的舞蹈網絡聯繫，在區內以至國際間進行跨地域及洲域的合作構想。這些業界內的溝通，相信對未來亞洲舞蹈發展有積極的影響，就像這次介紹了一些東南亞的舞蹈編創人，可以協助彼此認識區內不同地區的舞蹈面貌，也可以促進區內的創作交流。



衛武營授權提供

周末好去處

大館特別於本季推出全新節目「反轉大館馬戲季」（「馬戲季」），同時帶來能擴闊視野並啟發靈感的展覽，誠邀公眾走進香港的核心地帶，投入滿載歷史文物、藝術和文化的世界。

於12月22日至26日期間，大館特別邀得英國知名藝團Gandini Juggling來港，帶來充滿藝術色彩的《奇幻鏡花遊》，當中透過雜耍、投影、幾何視覺體驗及印度舞蹈，為觀眾締造無窮想像空間，加上精湛的編舞、別具印度風情的音樂及百花齊放的多媒體投影圖案，藉此與觀眾展開對話，突破文化界限，誘發思潮躍動。



帶來反轉又玩轉的精彩表演節目《「飛」一般空間》。

而為了向觀眾呈現精彩萬分的「馬戲季」，三位街頭馬戲大師將於12月22日至30日期間於大館作免費表演。來自意大利的Otto Bassotto將各式氣球幻化，融合魔術、即興演出及經典小丑技藝，瘋狂搞笑程度超乎想像。Reuben DotDotDot大膽挑戰地心吸力，在17呎高空做出難度極高的雜技與平衡動作。曾接受多年雜技學校訓練的Katay Santos，呈現千變萬化的椅子戲法，配合喜感十足的互動，讓觀眾一秒驚心，一秒笑得開心。

詳情請參考大館網站：<https://www.taikwun.hk/zh/>